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當為「無病」反而出事

30來歲的男人穿了女學生的校服硬闖學校，事敗被捕，原來當事人是位專業人士，這回可闖了個大禍！事發近月卻未聽見誰站出來為「性小眾」發聲、要香港社會包容。此君觸碰到社會的道德底線了！此事大概率要影響到他的事業發展，畢竟他的工作有可能接觸到相對「弱勢」的婦孺。萬一他除了是「易服癖」之外，還有其他更難被所有人接受的「性小眾」行為，豈可不防？

如果純粹是易服癖，本來可以安排他偶然「名正言順」地男穿女裝，這樣或可以「相安無事」。例如參加「Cosplay」（角色扮演）活動，扮白雪公主（Snow White）也好，扮神奇女俠（Wonder Woman）也好。或者學中國傳統戲曲當個乾旦。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在舞台上演大美人，回到現實生活卻是個能娶妻生子的兒子、丈夫、父親。

似乎鬧禍專業人士從未遇過有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認為易服癖是一種必須接受「Treatment」（是「處理」而未必是「治療」）的「毛病」。包容才是政治正確呀！他明顯需要偶爾男穿女裝來緩解情緒不穩、心理壓力

或精神痛苦。看來他要好好向法官解釋闡學校的動機了。假如他對女童有強烈愛慾，這叫「戀童癖」（Pedophilia）；對男童有強烈愛慾則叫「變童癖」（Pedcrasty）。學校有的是未成年學童，家長擔心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此君在未接觸到校內學童便逃跑，若被控「遊蕩罪」（Loitering），官司應該很難打。

易服癖在主流社會的視角是「奇裝異服」，普通老百姓對陌生人的「奇言怪行」有戒心也屬人之常情。易服男有可能是「男同性愛慾者」（Homosexual，俗譯「同性戀者」，錯在不分男女，只包戀愛而不包親熱。男同性愛慾也好，女同性愛慾（Lesbianism）也好，都有些同性愛侶要模仿一男一女的戀愛和親熱，其中一方或有易服的需要，甚至最終要「變性」。當然男男愛慾也有雙方都從不穿女服。

歐美先進國家有多「先進」？不少「性小眾」團體與個別學校勾結，在家長不知情下，安排「易服男」給幼稚園學生講故事！萬一有一兩個講故事易服「大叔伯伯」還愛男童或愛女童，家長或要嚇破膽！筆者倒不相信香港的幼稚園會這樣包容，暫時毋庸驚恐！



人生感閱處 童心

百年潮商

不知不覺，2023年就要過去。動筆寫本期專欄，忽然發現自己欠了「潮商」的「債」。此潮商，並不是在香港商界叱咤風雲的潮州商會，亦不是來港經營的某個潮州籍富商，卻與他們又都有關聯。坐落於薄扶林道上的香港潮商學校，今年已經成立100周年了。兩個月前，校長詹漢銘先生約我為他們的百年校慶寫點什麼，我一口答應，卻一直沒有完成，像是在等待某一個日子、某一個情緒，叩開我與潮商學校的故事之門。

6年前，也是這樣一個冬日，我受同事所託送10歲的Eric上學，第一次來到潮商學校，看着詹校長親切地與每一個孩子朋友般地打招呼，我悄悄地問Eric：校長每天都這樣嗎？Eric用力地點點頭。彼時，Eric從內地到香港插班讀中四，家人十分擔心粵語和英語都是零基礎的他無法適應學習環境，更不用說快樂學習。沒想到，僅僅3個月，到第二年春天的時候，Eric不但在語言方面突飛猛進，更興奮地告訴家人他好喜歡這個學校。問及原因，性格內向的他竟然滔滔不

絕。我聽下來，主要是老師對學生耐心、細心，學校氛圍愛意濃濃。Eric畢業時升入英皇書院，後來又轉去喇沙書院，但不論到哪裏，他都對潮商學校的培養念念不忘，這是後話。

3年前，因為一個公益項目，我竟然有幸成為香港潮商學校的「編外導師」，於是和這所學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它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學生來自基層家庭，更有相當數量的少數族裔學生。從校長到老師，都努力讓學生獲得更多的資源和關愛，更好地完成學業。尤其讓我感動的，是兩件小事：一位受公益資助的學生，當我得知他的家境貧困到拖欠幾個月校巴費用時，便決定專門為他申請另一筆經費用來交車費，沒想到他的家長十分誠懇地婉拒了，並說：「我們已經得到了很多。」另一件事是今年春天，詹校長把本可以自己學校獨佔的資源主動介紹給另外一些基層家庭學生較多的學校。我不禁慨嘆：這樣的學校，從骨子裏傳遞的就是謙卑和大愛，培養出來的學生，怎麼會沒有一顆善良的心？

百年潮商，薪火相傳。衷心希望香港潮商學校愈辦愈好。



心窩常開 潘金英

半日深圳 親子同樂

偷得浮生半日閒，逍遙自在遊深圳；趁出席「神奇毛衣閃閃」這個親子同樂的閱讀活動，由羅湖啟程，過關後，坐深圳地鐵，沿線向景田站進發，到深圳婦兒大廈去。這顏色亮麗矚目的彩色大樓，打造了親子的休閒藝術空間。主辦者繪本老爸，難得特於這週末邀約潘明珠主講傳遞愛的溫情童話《神奇的毛衣》，並有連串互動角色扮演及紙藝手作活動，好玩又放鬆身心，是親子歡樂的好時光！此處除了設有新穎而資源豐富的圖書館博物館外，每周有親子繪本微劇和講座，能聚集這社區不少大人小童前來，到這彩虹大樓確可得精神佳糧，讓人愉悅！

明珠和我，在大劇院站，轉2號地鐵線就來到這兒的公益商店，店外牆亮燈照著金句「走進來，你就可以改變世界」，我們為兼做善事，進店內買了些文具及毛娃布偶後，向店員了解如何做到公益善事後，即速去活動會場，明珠繪本劇場講故事很快開始啦；博物館的大活動室門口放了神奇毛衣圖書的宣傳板，室內聚集了大人小朋友近三四十人，已濟濟一堂喧鬧了，明珠拿著她那會說話的神奇小兔子，連上台前向來捧場的家庭打招呼，雷動掌聲歡迎好活動展開了……

不同的人對深圳的魅力，自有不同的詮釋，而深圳吸引我們的亮點之一，是彩虹大樓的圖書館博物館，及習以為常的每周皆具備的親子繪本互動天地。感謝阿渡老師，他為創設此圖書博物館出力，並策劃連串公益閱讀活動，邀約我們到深圳來推廣優質圖書，明珠為博物館做的講座非常受歡迎，她講了我們寫的繪本《神奇的毛衣》，過程都是和家長小孩親切互動的；阿渡老師建立起這兒的長壽親子繪本活動，自然讓這裏成為遊藝閱讀的好去處了。兔年快會過去，明年龍年，阿渡老師如邀約我倆再舉行繪本講座的話，我們會為大家講溫馨的過年故事《幸福年糕》？春節哈利龍學飛的童話？還是詩繪本快樂的《大樹小樹》？希望龍年到，親子新一年都一本萬利，讓「繪本良友」成為大家日常生活中之好朋友；讓閱讀為每個家庭實現美好心願，讓人生注入幸福和美好寓意，身心享智趣同樂！



彩虹大廈。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和陌生人喝杯咖啡聊聊天

大家是否試過想找人聊天分享一下心情，竟發覺縱使世界這麼多人，相識滿天下，但「傾」無人！

我也曾希望找朋友講講心事，把通訊錄翻看了幾遍，竟找不着合適者！無論什麼年紀，總想有人能聽聽自己的心聲，分享個人喜怒哀樂。最近香港學童自殺問題受到關注，如果這些絕望的孩子能有人願聽他們的心底話，感受到自己不是孤獨的，相信會避免了悲劇發生。

當好友黃明樂告訴我，她籌辦了一個關懷別人的活動名叫「和陌生人喝杯咖啡」（Coffee with Strangers）時，我實在感動。她以個人專業的「人生教練」（Life Coach）經驗，培訓了一班有心人為聆聽者（Chatters），讓他們掌握「真·傾偈」和「真·聆聽」的技巧，包括專注、無批判和前設的心態去聽。聊天要有好的氣氛，於是尋着有心的咖啡店，讓他們與願分享自己快樂的陌生人一起喝杯咖啡，認真地聽對方的故事。

明樂說：「這事的初心很簡單，見

香港人不快樂，我思考可做些什麼能為大家帶來一點快樂。從我當『人生教練』的經驗中，見過無數人只因為自己說話時有人願聽而快樂。原來任何人都可以幫助到別人開心，只要交個心出來聆聽便可以了。同時也希望鼓勵大家盡情分享自己的快樂心情。」她說：「如果人人都願意為其他人無償付出『真·聆聽』，一齊『真·傾偈』，我城的人應該會快樂一點！」

這活動今年舉辦了4次，培訓了80位不同背景的聆聽者，跟200多個陌生人聊天。他們大都表示，原來真誠、專心、無偏見地去聽別人說話，並代入對方的心理處境，意外地會讓自己有更深切的感受和得着，也學識和身邊人溝通，深感這活動可帶動更大的社會力量。而多位被聆聽者則樂於可以暢所欲言，有人認真聽自己講話，感到受尊重。

衷心希望明樂發起並鼓勵大家細心聆聽，樂於表達自己的態度成為她希望的社會生活方式，並以此重拾人與人之間的心靈聯繫感！



百家庭 劉志華

幸福的健忘

隨着年齡的增長，記憶逐漸減退，時常會被一些健忘症所困擾。

今天在書房上網，發現手機快沒電了。於是起身去臥室拿充電器。到客廳時眼睛看向陽台，那一盆開得密密匝匝的小雛菊，在陽光的照耀下愈發清新可人，愈看愈歡喜。當日光收回的那一刻我突然想不起自己去要幹嘛了，無奈只好折回書房，當再一次看到電腦旁的手機時才恍然大悟。我邊走邊嘲笑自己的健忘，先生聽後调侃道：「你這記性呀，等年紀大點肯定會把自己給弄丟的。」

類似這樣腦子短路的狀況時有發生，真的好無語。前一段我陪婆婆去醫院體檢，在抽血大廳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可我絞盡腦汁就是想不來他是誰。待回到家後斷裂的記憶好像又重新給接上了，我突然想起來剛才那位應該是我兒子的校長。其實與校長有見過幾次面，前一段我兒子考進省城工作時，校長還為我兒子辦理轉崗手續的事忙前忙後。我居然沒認出人家，好失禮！頓時心生愧疚。於是發微信和兒子說了這事，兒子看到資訊後先發了一個尷尬的表情，而後又安慰道：「沒事，或許校長也沒認出你來。」

曾幾何時，我都暗自佩服自己的記憶力，哪怕幾十年前的事我都能記得清

清楚楚。有好幾次在街頭碰到以前教過的學生，有些可能20多年都不曾見過，聽到叫聲時我先會楞一下，但很快我便能叫出他們的名字來。為此，學生們還誇我的記性好。可現在，我一個轉身可能就把事給忘了，真是尷尬至極。

前些年，朋友閒聊時問起我的年齡，還真把我給問住了，我腦子一片空白，一時間竟想不起自己的確切年齡。尷尬的我笑了笑說：「我已經過了記住自己年齡的年紀了。」原來到了一定的年齡真會把自己的年齡給忘記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我的母親和外婆來。記得小時候我問母親的年齡時，她若有所思地回答：「你大哥今年十幾歲，我比他大20年，那我今年就……」我難以置信地問：「媽，你怎麼會把自己的年齡給忘記呢？」母親見我滿臉疑惑笑着說：「我小時候也笑過你的外婆，連自己的年齡都記不住，沒想到現在我也記不住了，哈哈……」是啊，小時候的我們總把年齡掛在嘴上，時不時還在弟弟妹妹面前炫耀自己的歲數。成年後，為了生活而忙碌奔波，各種瑣事把腦子佔據得滿滿當當，年齡的問題早已拋到了九霄雲外。

「唉，你看到我的備用牙刷刷頭了嗎？」我邊翻箱倒櫃邊問先生。「你呀，自己放的東西自己都找不到。」先生邊說邊主動上前幫忙找。先生找到後揚起東西衝

我笑：「這是啥？」「奇怪，我怎麼沒看到？」「嘿，你的眼睛是用來呼吸的。」「呵呵……」對自己也超級無語的我剩下的只有尷尬地笑了。其實家裏的東西是有歸類放的，有時東西明明就放在那，我找了一圈就是找不着，而先生一找便找到。你說我記性不好也就算了，這眼神咋也不好使了呢。

那天，我們一家人圍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着小朋友們在開心地玩耍。見父親掏出手機後，摸摸上衣口袋，又摸摸褲子口袋，然後往沙發邊上左看看右。我問他找什麼？他說：「我的眼鏡不知道放哪了，剛剛都還用了。」「眼鏡不是戴着嗎？」他摸了下鼻樑上的眼鏡尷尬地笑了笑說：「哈哈，還真是肩膀上找扁擔！」母親笑哈哈地說：「你阿爸十分沒頭腦（沒記性），每日都在找東西。」這時，一旁的先生望向我意味深長地笑着，我知道他在笑我跟我爸一樣健忘。

其實，健忘症並不是老年人的專利，不同年齡段的人也偶有發生。雖然健忘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尷尬，但在某種意義上健忘有時也是一種幸運。比如東西不見了，有人幫你找；物品忘了拿，有人幫你送……因為健忘，你身邊的那個人會更加關注你，暖提醒你。

生活就是這樣：打開了健忘的這道門，突然望見了幸福的那扇窗，以及窗外的風景。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一碗牛腩河

某夜群中吹水，身在世界各地的大家忽然聊起彼此的美食。有個4年沒來香港的朋友伴着月色發出靈魂讚美：「我天天吃你港的牛腩河都不會膩！」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深夜記憶中的美味總是格外有殺傷力。小狸一邊自豪，一邊暗忖：近幾年一直控糖鮮碰精細碳水，牛腩河，倒也真是好久沒吃了呢，必須馬上安排。

吃貨一念起，誰也攔不住。次日一忙完手邊事，小狸便興沖沖開始上網搜索去哪裏吃這碗牛腩河。但不搜不知道，一搜嚇一跳，從銅鑼灣到中環，港島最繁華熱鬧的一片區域，正經營着港式牛腩牛雜粉麵的店家竟不超過十間，當中還包括惡評如潮的那種。這讓小狸着實震驚了，因為來港20年，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門口玻璃窗下架一口大鍋，永遠冒着熱氣騰騰的牛腩牛雜的港式粉麵店，是小狸最穩固的記憶之一。可一晃神的功夫，它們都去哪了？

港式牛腩粉麵以清湯最為特色，這讓小狸想起有30年歷史、號稱清湯腩始祖的大利清湯麵，鼎盛時開有3間分店，黃底黑字的招牌醒目又神氣，這麼多年一直像「眼前花」一樣活躍在港島人們的視野中，它又去了哪呢？一查，2022年光榮結業。而搜索結果後，還真有這樣的資訊：香港竹昇麵鼻祖永華麵家，2018年結業；港片朝聖地、位於尖沙咀廣東道跨越了半世紀的中國冰室，2019年結業；1928年開業的香港老牌西餐廳 Jimmy's Kitchen，2020

年結業；106歲的灣仔春園街楊春雷涼茶，2020年結業；遊客集體回憶許留山，2021年結業；屹立銅鑼灣40年、米芝蓮連續6年推薦的蛇王二，2021年結業；於西環經營逾50年的祥香茶餐廳，2022年結業；灣仔55年老字號大榮華，2022年結業；擁有濃郁港式風情、位於港澳碼頭對面有69年歷史的海安咖啡室，2022年結業；開業逾半世紀的陵發潮州白粥，2022年結業；百年歷史蓮香樓，2022年結業；開業超過30年的有利食品公司，2022年結業；45年老字號美味廚，2022年結業；60年打冷老字號南記飯店，2023年結業；60年深水埗糕點老店坤記甜品，2023年結業；二戰前就開業了的旺角富記粥店，2023年結業；深水埗70年老字號長發麵家，2023年結業；經營超過30年的飲食集團 Castelo Concepts，旗下9間餐廳2023年全部結業；全港最老甜品店、擁有168年歷史的源記甜品專家，2023年結業……

香港的小店在結業時流行在鐵欄上貼個字條，自嘲一句：「光榮結業，有緣再見。」而「就此別過」得多了，即便再灑脫，也讓人觸目驚心又不勝唏噓。結業的老店，帶走的不止是一家店舖，還往往是一門絕學和傳承，更是一份人情。竹昇麵非遺技藝、豆腐專家、牛腩秘方、中式長衫、手雕麻將……這些曾經活色生香的行業，那些數不清的街坊故事，組成了真正的百年香港。而這一切，卻正像那碗牛腩河，在茫茫中不知所終。

（二之一）



信而有征 劉征

這樣讀書

最新的一次讀書嘗試，在重讀《傳播的偏向》一書中失敗了。確切地說，早在去年冬天我就進入到無法閱讀的狀態。倒不是說讀不進去，而是閱讀速度極慢。一本好書當中的每一頁都似乎可以引發我無盡的思考，以至於我所做的筆記把書裏的空白都佔滿了。最過分的時候，我甚至一個早上只能讀一兩頁書，而所做的筆記竟達到一兩千字。

無論如何，閱讀到了一個瓶頸。這個瓶頸的問題在於，你再也無法無視書中的每一句話，那些看似平常的句子，到了此刻，都像刻意安排並經過一番思索的。事實上確實如此。一個作家，在寫作當時，在內容篩選的過程當中，尤其是這個內容事關具體知識的時候，他都得仔細思量。或者即便他輕易的就給出了一個判斷，這個判斷卻是省略掉了思考的過程。這就需要讀者不斷去發現，讀的愈多，了解愈多，思索和發現的時間不是縮短了，而是加長的。因為每一個過度都充滿着各種看不見的細節，而細節是怎麼添加也不嫌多的。如此說來，讀書就成了芝諾所說那個永遠也射不到靶子的箭，它耽於過程，並使過程成了永恒。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感到十分焦慮。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在十分注重互文性的知識領域，或者說，在一個十分注重依靠在原典當中理解語意的引用要求當中，閱讀的速度，以及閱讀量的龐大就成為與閱讀深度同等重要的事。否則，當某一個話題忽然而至，或者在一個研討會議，你將無法和別人進行有效的討論。因為或許你對旁人所說之人一無所知，自然也就無法對一個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對象進行延伸。延伸本來就是一種類比，類比是要抓住本質才能做到的。不了解又何談抓住本質呢。而唯名論是最需要旁徵博引的，一個概念的神聖在於它的無來由，但沒有有效的界定、解釋，甚至於辯論，將會削弱它的合法性。

在這種情況下，我現在嘗試了一種新的閱讀方法。我看一部書，但並非僅僅去看，有一個督促讓我不得不推進閱讀速度的方法，這個方法可以避免讓過度的思索影響進度，我現在邊聽邊看。不過顯然，對於那些難懂的書，閱讀的正常語速是無法達到理解的，我便將語速調慢到正常語速的二分之一。這樣，緩慢的閱讀既不影響我在閱讀當中的思考，也不影響我盡快讀完一本書。對於無須思考的書，我會用

正常語速或者再快一點，甚至可以邊幹別的事聽聽，儘管聽聽阻礙了很多思考，有時明明在更長的思考當中，你可以想到的內容更多，但因為聲音的催促，你只得繼續向前。不過，邊聽邊看這種方法也有除了速遞之外的好處，它還可以有效地調動兩種接收信息的器官，以至於頭腦一下子全部被激活了。

不過我想，這只適用於泛讀。以前我秉承一生只讀一本書的信念，再有這個信念之前，我又讀書極快。到了現在才發現，所謂泛讀和精讀，都不是可以隨意控制的。它和自己的狀態有關。因為我現在發現，在我當前這個階段，想不思考，或者盡量減少思考在閱讀當中幾乎不可能。而那些引不起思考的書我又覺得沒有益處。不過我想這只是一個過渡期，等過了閱讀的瓶頸期，我的閱讀速度又會重新快起來。或許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只要看到目錄，我就知道作者要講什麼。於是，閱讀就變成了辨別文風的有趣行為。作者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他談笑風生，揮斥方遒。讀者不再受內容的限制之後，才能看到他的個性和視角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東西。而這無論如何是最生動的。這也是讀書的最高境界吧。